



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网络流行语 “被 XX”研究

王晓军¹ 林帅²

1.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2.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摘要：话语视角下网络流行语“被 XX”可从话语条件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予以分析，其话语条件性主要体现在与传统被字句的区别上，具体包括构成成分、变换关系、语义色彩和节奏韵律诸方面的差异；其句法结构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性可以从句法建构的矛盾律和事件缺省两个角度进行阐释。“被 XX”具有[+受控][−愿意][−真实][−知情]的语义特征，其中[+受控]、[−愿意]和[−知情]是必要义素，而[−真实]为可选义素。“被 XX”属于政论语体或新闻语体，具有口语化倾向。“被 XX”的话语功能性是话语生活化和话语民主化互动的结果，体现了自我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

关键词：“被 XX”；话语条件；句法语义；话语民主化；话语生活化

DOI:10.19716/j.1672-4720.2018.03.01wang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720(2018)03-0227-12

“被 + XX”自 2008 年在网络上流行以来，一直持续使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也一直持续至今（淡晓红、何伟 2017；邱晋 2017；庞加光 2018；孙秀丽 2018）。Van Dijk 提出，话语一致性应该根据指示某可能世界中事实间关系的命题互动来表达，这些关系应是条件性的和功能性的（参考李幼蒸 2007:412）。据此，本文首先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被 XX”的话语条件性，即它与传统被字句的异同，继而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尝试解析“被 XX”的话语功能性。

1 与传统被字句的不同

“被 XX”突破了被字句的常规用法，表现如下：

1.1 构成成分不同

进入一般“被”字句的都是及物动词，而网络上出现的与“被”组合构成“被



XX”的除了及物动词，还有不及物动词、名词、形容词、少数述宾结构、外来语及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组合，如被自杀、被艾滋病、被幸福、被G2、被3G等。

1.2 变换关系不同

被字句原型多能变换成相应的把字句，“被XX”则很难胜任。

(1) 统计局发布中国小康报告引热议 网友自嘲“被小康”

*网友自嘲，统计局把他们小康了。

(2) 河南农民徐林东“被精神病”六年半。

*把河南农民徐林东精神病六年半。

1.3 语义色彩不同

被字句一般表示不如意、不希望的事。“被XX”则表示受事方被强制要求接受某种结果或状态，即“被”后词语，同时，人们想表达的真实意图恰恰与字面相反，反映的也多是不如意或甚至不好的事情。

(3) 河南“被落榜”女生连夜被录取，其父拟向县招办索赔。

(4) 公交新方案，优惠还是“被优惠”？

无论是“落榜”还是“优惠”，都是当事人被强制要求接受的，反映了事实的对立面。

1.4 音节构成不同

被字句中“被”后常常跟有单音节光杆动词，如被害、被骗。“被XX”则是“被+双音节/三音节”，唯独不跟单音节。之所以如此是由该话语体现句子主语受事身份的矛盾性决定的。

被字句的动词是单音节的光杆动词时，“被”后的施事往往不出现，即使出现也常常是泛指意义。如果“被XX”采取同样的方法，不仅会增加读者的理解困难，还将因其体现句子施事身份的双重性和矛盾性而无从建构。

此外，被字句具有的“被+多音节词”而熟语化、定型化的现象是“被XX”所不具备的。

1.5 连用频率不同

被字句的成员不但可以单用，还常常连用。如：

(5) 熟悉的人被批斗，被游街，被抄家，甚至被殴打至死。（叶兆言《毛主席宝像引起的话题》）

而“被XX”单用现象较为普遍，偶有连用现象。如：

(6) 我的工资被增长了，我的生活被幸福了，我的人生被辉煌了，我的眼睛被模糊了……转念一想，我们的股市“被下跌”了。（转引自付开平、彭吉军 2009）



按照功能语言学的交际动力理论，例（3）被字句的连用在小句中均属于已知信息，受到语篇语境（上下文语境或社会文化语境）的激化，不仅不会给读者理解造成压力，反而能创造出一种强化的表达效果。而“被 XX”本身的理解负荷已使它成为各小句或语篇的唯一焦点信息，因此较少出现连用的现象。

2 句法矛盾的认知语用分析

“被 XX”不仅在语义上具有矛盾性，在句法上也具有明显的矛盾性。其内部动因如下：

2.1 从句法建构的矛盾律看“被 XX”

被字句的主语是受动方，在“被 XX”中却成了施动方，施受关系的矛盾转换建构了“被 XX”，而社会认知心理内部因素和网络外部因素又促成了“被 XX”的流行。该矛盾律源于以下两种动因：

2.1.1 语言的经济性

简洁经济是网络流行语的典型特征。“被 XX”表达的是我们平时用几个句子或拐着弯才能表达的意思，是多个事件叠加的场景式表达，信息量丰富，容量大，内在机制是归并语用前提和经验共识。

单就意图表达而言，言语要受经验的制约，在言语交际中，与话题相关的共知经验以前提的形式省掉了部分表达任务（向明友 2002:312）。如：

（7）今年初，李国福意外死在监狱医院里。检察院迅速做出鉴定结论，称其“自杀”。众多网民认为，他是“被自杀”而死的。

该例蕴含着以下三个条件：（a）听话人知道“被”带有蒙受、遭受的语义；（b）听话人知道“自杀”是当事人出于本人意愿才会采取的行为；（c）听话人知道蒙受、遭受与意愿相悖。以此为逻辑前提，发话人用前提形式略去了这部分本该由言语承担的、但又为交际者所共知的表达任务，是一种发话人追求言语效用最大化和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而采用的语用策略。发话人通过对共知经验进行预设的策略，减轻言语交际中的言语表达负担（向明友 2002:312）。

2.1.2 语言的新颖性

参照于根元（2004:1）关于语言内核外层的观点，“被 XX”是语言内核外层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内核提供被字句的语法规则和语义特征，外层紧密联系社会文化及认知心理，两者共同作用构成了“被 XX”这一新的语言现象。语言交际求稳、求新的要求也是“被 XX”流行的原因之一。人们利用被字句带有受动方遭受、蒙受的消极语义特征，冠以语义上本属自为的词语，矛盾而巧妙地传



递出说话者想要传递的信息。

2.2 从事件缺省看“被XX”

一般来说,人类的思维像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对后一事件的认识总是基于对前一事件认识的基础之上。若前一事件缺省,就如同链条脱落了其中一节,思维就可能产生断层。“被XX”正是利用前事件的缺省来构成与人们普遍认识相矛盾的表达,同时,大多数“被XX”中的后事件也处于缺省状态。

在例(7)中,所谓“自杀”的前提是施动方出于本人意愿,而在“被自杀”中,施动方的本人意愿缺席,即前事件缺省,同时,“被自杀”的后事件——“施动结果为自杀身亡”是不真实的,即后事件也是缺省的。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被XX”的后事件都一律缺省,有的“被XX”的后事件是存在的,如“被捐款”、“被道歉”、“被辞职”等。这些“被XX”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凸显结果,而非动作本身。如:

(8) 政府为搞形象工程,广大机关干部、事业单位职工及教师“被捐款”。

“捐款”一词本身并不负载辨别意愿的信息,它只强调动作结果,不涉及施动方的意愿。

事件缺省凸显的是“事实的虚拟性”。它抒发说话者对社会的不满和期待。没有虚拟性,“被XX”就不能与社会文化相融合。

3 语义特征

“被XX”具有[+受控][−愿意][−真实][−知情]的语义特征,但投射到施动方、行为动作、行为结果上时,典型性有所差别。其中,[+受控]、[−愿意]和[−知情]是必要义素,而[−真实]为可选义素。当然,语义特征总体体现为整体性,它们之间是交融的关系。

3.1 [+受控]

当[+受控]的语义特征投射到“被XX”时,根据真实的施动方是否出现,将产生两种不同的投射结果:显性投射和隐性投射。此时,参与建构“被XX”的词语主要是动词,以此凸显动作行为。

3.1.1 显性投射

当真实的施动方和句子的施动方^①同时出现,[+受控]投射的结果是显性的,即双施动方同时显现在句子中。如:

(9) 为防出轨,婆婆让我“被怀孕”(标题)

真实的施动方是婆婆,句子的施动方是“我”,“被怀孕”传达出“我的行

为受到婆婆的控制”这一明示信息。例（8）中，真实的施动方是“政府”，句子的施动方是“广大机关干部、事业单位职工及教师”，人们利用“被捐款”来传递句子的施动方受到他者控制的语义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真实的施动方并不以主语出现，而以事件背景出现。这时真实的施动方虽然不在施动的位置上，仍能通过简单推理辨认出来。如：

（10）先签就业协议，再拿毕业证书？大学生“被就业”何时收尾？（标题）

虽然没有出现真实的施动方，但根据前一句提供的背景可以推知真实的施动方是隐藏在大学毕业生背后的高校管理层。

3.1.2 隐性投射

只出现句子的施动方，隐去真实施动方。如：

（11）中国首个网民节异常冷清 网民调侃咱们“被节日”了（标题）

（12）中产阶层 做房奴“被幸福”（标题）

这两例出现了句子的施动方：“网民”和“中产阶级”，而“节日”和“幸福”前的“被”明示了真实的施动方另有其人，只是未出现罢了。

分析发现，双施动方同时出现的情况即显性投射较少，而隐性投射较多。

3.2 [-愿意]

句中的施动方既受他者控制，施动时自然并非出自真实意愿，所以“被XX”具有明显的[-愿意]的语义特征。如：

（13）东莞近千员工“被自愿”自费查乙肝（标题）

东莞某公司向员工发出体检通知，称原体检费人均45元，医院给他们“优惠价”每人30元。显然，无论是句子的施动者还是行为动作都是“非自愿”的，冠以“被”正是传递这一语义信息的需要。

3.3 [-真实]

被字句同样具有“受控”、“非愿意”的语义特征，但所述事件都真实地存在或发生了。“被XX”则不然，所述事件绝大多数是非真实的。

句子施动方受到真实施动方的控制，动作行为并非出自真实意愿，结果的非真实性概率大大增加。根据后事件缺省与否，“被XX”细分为如下类型：

3.3.1 后事件不存在却被“规定”为存在并为真

如例（7）。

3.3.2 后事件不存在

有些“被XX”反映的事件结果不存在，即，后事件完全缺省，非真实性高。

如：



(14) 甘肃天水一市民四年“被艾滋”一朝“被痊愈”

甘肃天水某市民四年前被该市“疾控中心”诊断患上艾滋病，四年后被告知痊愈。当事人本没有患上艾滋病，自然没有随后的“痊愈”之说。

3.3.3 后事件矛盾

有些“被 XX”的后事件存在，但与现实情况不完全吻合，非真实性存在分歧。如：

(15) 乘车“被节省” 不知省在哪（标题）

因公交地铁月票制度只有乘坐一定次数后才能节省费用，所以“被节省”与现实并不完全吻合，其真实性仅对部分市民存在。

3.3.4 后事件存在

如例（8）。

3.4 [-知情]

该语义特征指施动方不知情却被赋予了本应自主的行为。并非所有的“被 XX”都具有该语义特征，只有那些在上下文已明确说明自己不知情的“被 XX”，才具有该特征。如：

(16) 老公带女替身办完离婚手续 老婆不知“被离婚”

南京一男子找情人代替妻子到民政局办理离婚，三年后妻子才被告知自己已经“离婚”了。在这里，事件主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赋予了自主行为。

4 语体特征

根据彭宣维（2000:329），汉语的被动意义体现为显性被动，隐性被动和转化中动等三种形式。其中，显性被动的频率较低，主动态和中动态较多。汉语在不得已表达被动意义时，常常回避受事的受动意义，代之以隐性被动形式。反观时下“被 XX”如此流行，且非隐性被动或中动，这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被字句在口语中多带有受动者蒙受、遭受不如意的消极意义，“被 XX”多反映了当事人行为受控、非意愿等语义特征。很显然，二者有共通之处，后者巧妙地以前者为原型来凸显消极语义。

其次，语体即言语功能变体，语境类型是其外部制约因素。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三个语境参数中，我们发现，“被 XX”语境中 tenor（语旨）和 mode（语式）关系共洽，而 field（语场）与共洽体相矛盾。

参考 Crystal & Davy（1969）和程雨民（2004:37），我们认为，“被 XX”中 mode（语式）体现为复杂媒介，即为说而写而非简单的口语或书面语。tenor

（语旨）体现为复杂参与或读者参与，即独白中呼唤对话，二者基本共治。“被 XX”的首创者和使用者以书面印刷或电子编辑形式进行着口头交流的同时，借助网络这一媒介呼唤读者的参与以加强关注、扩大共识。它因此明显属于“谈话语体的变体”（孙鲁痕 2007:93）。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就“被 XX”而言，field（语场）包含两个基本因素：话题本身的严肃性和新闻报道的公共性。因此，它与前面的两个参数相矛盾。“被 XX”中不乏涉及社会性、政治性的话题，其中有些社会问题还相当现实、尖锐，但即使在平面媒体上，“被 XX”也已经越来越口语化。怎样看待这种矛盾性呢？按照语级是语域次范畴的说法，新闻语域也可分为严谨和活泼两种语级，因此，“被 XX”带有活泼的政论语体或新闻语体的色彩。

我们的观察和分析是，考虑到“被 XX”主要出现在网络政治语境里，可以说，它主要体现口语化倾向，兼有部分书卷语体色彩。

5 “被 XX”的批评话语分析

Van Dijk（1993）从社会认知角度提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其意义在于将话语视为具体的社会实践。透过话语，社会实践里须臾不离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便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显现无遗。因此，他认为话语分析既包括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语义学和话语语用学，还应在社会文化语境中洞悉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他虽未明示却暗示话语与社会之间由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为中介而构成间接对应关系。与此类似，Fairclough & Wodak（1997:268-280）认为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是社会文化生成变化的内在动因，话语体现意识形态并服务于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提出权力关系的话语属性，即话语促成社会权力的生成、巩固、再现与变化。因此，批评话语分析（CDA）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关注的恰是如何剖析社会发展及矛盾在话语层面的体现，从而揭露话语实践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批评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因此它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被 XX”背后隐含的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换言之，这种分析和解释正是所谓话语的功能性。

Fairclough（1992）指出，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从上文的条件性分析看，在“被 XX”里，“XX”由强势主体认定或强制实施，“被 XX”可视为弱势主体的话语回应。换句话说，因为在话语实践中占据主动（主导/主要）地位的总是权力部门（机构），普通民众或部门（机构）成员一般处于被动地位。由此，“被 XX”的话语实践一方面揭示了公权力与公民个体权力失衡的事实；另一方面，对于其中的不合理内涵，公民个体利用网络这一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



创造出“被 XX”这一“批评”话语。该话语实践背后沿用的不是激烈的言辞对抗，甚至只限于隐性投射。那么，隐性投射背后蕴藏着什么呢？

首先，不能或不便明说。

因真实实施动方的社会地位特殊导致说话者不能明说。如例（10）。真实实施动方是“高校管理层”甚至是更高权力部门，以状语提供事件背景的形式间接投射真实实施动方体现了说话者无法明说的无奈和隐痛。

其次，不必明说。

例（12）的施动方是众所周知的房地产业，它们由于政策导向对房地产资源的强势占有是消费者不必明说的原因之一。

再次，无法明说。

因说话者对真实实施动方的身份无法确认，导致真实实施动方不出现在句中。如例（11）。

Fairclough（1992）同时指出，话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一方面，在话语实践的背后借由网络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和传播便利，释放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重塑话语权、期待平等和公平等终极话语目的。可以说，以“被 XX”为代表的话语实践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一种尝试。另一方面，该话语的受众通过阅读和使用感知其中和其后的变化，相应地将自己的行为实践和话语实践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协调，从而巩固和营造新的话语环境。

话语权的概念自福柯（Foucault 1972）而始，在当代呈现蓬勃的发展态势。网络流行语离不开越来越发达的当代网络技术。当它赋予公众日益强大的表达权利时，作为整体的公众话语权和参政权也日益彰显。同时，“被 XX”近几年风靡网络，使用和再创造之人如此之多，与时代风气和民主意识密切相关。它不仅新奇、简洁而且便于人们迅速理解其中含意，所以口口相传，使用和传播时间长、受众大、影响显著。这也是为什么“被 XX”进入语言体系，逐渐被公众固化使用而非昙花一现的原因。“被 XX”背后是话语权的博弈。绝对权力话语权在网络“被时代”遭到公众话语权的有力挑战和制约而受到一定削弱，这必将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产生正面的、渐进的影响。

这种影响势必要以实实在在的改变为见证。如《南方周末》2009年8月24日报道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采访时表示，网友的“被增长”之说让自己觉得“脸红”。关于“被增长”的强烈且广泛的呼声终于引发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脸红”，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必要解释，承认统计方法有待改进。

同样，与统计数据有关，以例（1）为标题的新闻，引发网络热议，其中饱含抗议、不满与讽刺。作为呼应，多位全国政协委员都在政协提案里不约而同提出“不能让贫困人口稀里糊涂被小康”，全国党代会代表也提出“贫困山村不想‘被小康’”。

诚然，如 Fairclough & Wodak（1997）所说，CDA 揭示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并促进社会民主和进步。对“被XX”的CDA分析兼顾这两点才是较为圆融、彻底的研究视野。话语是社会秩序在语言上的体现，传递着社会交际意义，承载、表达和传播着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随着社会的进步，“被XX”显现的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话语权博弈，还有显著的组织化、机构化倾向。“被XX”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属性会随着网络的传播得到加强，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布会、全国政协会议、全国党代表调研就是这种强化的体现。国家意志意味着权力部署，也意味着秩序的调整。虽然“被XX”透露的改进目标不能够一蹴而就，但已经在路上了。我们相信这种组织化、机构化的公众话语权力势必以话语形式在建构和谐社会中发挥正面的、合理化的作用成为我国网络话语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具有进步意义的关键点。话语权的延伸和公众话语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和建设，推动了话语交流与直接对话，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

6 一点补充

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与社会由话语秩序联系起来，将其目标定位为话语社会学和话语政治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社会由个体构成，在话语社会学和话语政治学的研究中，不能忽略个体的话语实践及其意图。

首先，同一个“被XX”在不同的事件背景下指涉不同的主体，投射不同性质的主题。

（17）这个假期我四处补课，妈妈却对外宣称我在家休息了两个月，我真是“被休息”了。

（18）私企流水线上的工人一天工作近15个小时，记者采访时却说每天只有8小时工作，其它时间都在休息，“被休息”谁之责？

（15）“被休息”明显是个人行为，丝毫不带有社会性，（16）“被休息”则反映了一些私人企业非法剥削工人劳动力以创造利润的社会现象。

其次，指涉个体的“被XX”不可忽略，它们与指涉社会的“被XX”一起完成当代话语实践下的语言认知，即对外认知社会、对内认知自我。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被XX”的流行与当代话语实践的普遍趋势有关。Fairclough

(1992:200-224)认为当代话语实践呈现出三个发展趋势,即商业化(commodification)、技术化(technologiz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②。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生活化(informalization)。与话语生活化直接相关的话语实践凸显个体的自我意识,指涉与个体自我感受相关的语言事件。与之密切相关的话语民主化则直接折射个体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热情,指涉社会性、政治性、公开性相关的语言事件。就“被XX”而言,话语生活化与民主化的互动在新闻报道中表现为读写/听说双方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表达了既关注自我又关注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双重指涉性。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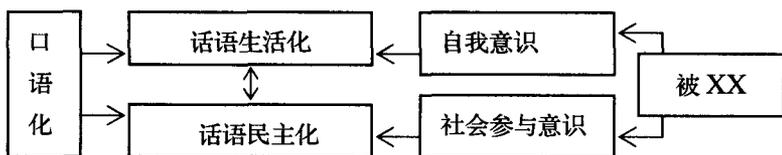


图1 “被XX”的双重指涉

确实,社会在变迁,话语实践也随之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社会生活。作为话语研究者,我们通过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话语研究洞悉社会变迁,也希望这些研究发现能够成为读者,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者的审视对象。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事件流行语的意识形态表征研究”(17CXW021)。

Funding: Research for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of News-based Catchwords” (No.17CXW021) .

注释【Notes】

- ① 本文中除了凸显的“真实的施动方”外,“施动方”或“施动者”均指句子的施动方或施动者。
- ② 商业化指的是社会领域和机构依据商品生产、分配、消费而被组织起来的观念意义, Fairclough 尤为关注教育话语的商业化过程;技术化指的是作为社会资源或工具的话语技术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Fairclough 突出谈话控制技术对企业、社会、家庭的潜在力量;民主化,顾名思义,指的是消除话语权力、义务等方面的不平等、不对称, Fairclough 谈了五个方面,即语言与社会方言的关系、典型话语类型、不平等机构话语类型中消除明显的权力标志、非正式语言趋势和性别在语言中的变化。

参考文献

程雨民, 2004, 《英语语体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Cheng, Yumin. 2004. *English Lingostylistic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谈晓红、何伟, 2017, 新“被”字结构之功能视角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3):14-18。
- [Dan, Xiaohong & He Wei. 2017. *Bei structur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3):14-18.]
- 付开平、彭吉军, 2009, “被XX”考察[J], 鄱阳师专学报, (10):53-56。
- [Fu, Kaiping & Peng Jijun. 2009. On “Bei XX” [J]. *Journal of Yuyang Normal College*, (10):53-56.]
- 李幼蒸, 2007,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Li, Youzheng. 2007.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Semiotics*[M].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 庞加光, 2018, 构式压制还是词汇压制——再论“被自杀”[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55-63。
- [Pang, Jiaguang. 2018. Constructional coercion or lexical coercion—more on “Bei-zisha” [J]. *Journal of PLA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2):55-63.]
- 彭宣维, 2000, 英汉语在语篇组织上的差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5):329-334。
- [Peng, Xuanwei. 2000. Variations of text structure: English and Chinese[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5):329-334.]
- 邱晋, 2017, 新“被XX”结构生成的心智研究及汉英翻译探索[J], 外国语文, (5):90-96。
- [Qiu, Jin. 2017. Mind-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new Chinese passive construction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J].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90-96.]
- 孙鲁痕, 2007, 网络语言——谈话语体的网上功能变体[J], 贵州社会科学, (8):93-96。
- [Sun, Luhen. 2007. Functional variant of Internet discourse[J]. *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8):93-96.]
- 孙秀丽, 2018, “被XX”探析[J], 语文建设, (6):61-63。
- [Sun, Xiuli. 2018. On “Bei XX” [J]. *Language Planning*, (6):61-63.]
- 向明友, 2002, 论言语配置的新经济原则[J], 外语教学与研究, (5):309-315。
- [Xiang, Mingyou. 2002. New economy principle of speech[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5):309-315.]
- 于根元, 2004, 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J], 长江学术, (6):1-4。
- [Yu, Genyuan. 2004. Complementary circulation between language kernel and its outer layer[J]. *Yangtze River Academic*, (6):1-4.]
- Crystal, D. & D. Davy. 1969. *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M]. London: Longman.
- Fairclough, N.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 R. Wodak.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C]. London: Sage, pp258-284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New York:



Pantheon Books.

van Dijk, T.A.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Discourse & Society*, (4) 2:249-283.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bei(被) XX”

WANG Xiaojun¹ LIN Shuai²

1.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Fujian Inspec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roduct Quality

Abstract: The internet buzzword “bei(被) XX” can be analyzed through its discursive qualifications and functions. Its discursive qualifications are determined by its differences from the traditional “bei(被)” sentence, in aspects including structural components, alternations, subtle semantic distinction and prosodic features. The syntactic controversy in “bei(被) XX” can be explained by Law of Contradiction in sentential construction and event exclusion. Its semantic components are compulsory [+controlled], [-willing] and [-informed], and an optional [-true]. “bei(被) XX” appears mostly in the genre of news, with a tendency toward oral use. Its discursive functions result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scourse inform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revealing self-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the part of language users.

Keywords: “bei(被) XX”; discursive qualifications; syntactic-semantic analysis; discourse democratization; discourse informalization

通讯作者: 王晓军 <wxj290@126.com >

300204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Xiaojun,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P.R.China.

